

“我与科大的故事”征文

## 总有些事让你感动

朱林繁

## 科教兴国 创新圆梦

胡凌志

## 永恒的东风

杨逸

我是1990年从一个西北小城考入中科大的，进来后本科、硕士、博士、讲师、副教授、教授一路走来，已经与科大共同走过了近28年的时光，科大见证了我一步一步的成长，我也见证了科大一步一步走向辉煌。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是在科大度过的，也为科大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值此科大60周年校庆之际，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想回顾一些自己在科大的点滴，也想从这些细微处折射一些自己认知的科大传统和科大文化。

1990年夏末秋初，经过长途跋涉进入科大的第一个晚上，还沉浸在与新同学认识的兴奋中。在当时115楼的宿舍中，迎来了我们宿舍的第一批客人，其中就有我们当时的系主

金秋时节，当凉爽的秋风吹过勤奋路的梧桐树，撒下金黄的落叶，明媚的晨曦投洒在郭沫若铜像上之际，中国科大迎来了自己的第60个春秋。60年的风风雨雨中，有过迷茫，遭受过苦难，却更有辉煌，更焕发过新生。

记得1958年，在那个一穷二白的苦难时代，为了培养更多科研人才，填补几乎全为空白的科技领域，你应运而生。3月提出，5月审核，6月筹备，9月招生。从来没有一所大学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建立。校园未能及时完工，提前到校的同学一起参与劳动；校区地方不够，兄弟学校伸出援手。那是物质财富匮乏的年代，又是人人充满热情的年代，大家不谈回报，只为将祖国建设富强。

红专并进，理实交融是你的理想；基础宽厚，数理扎实是你的信念；踏

在中国教育的天空中，有许多闪耀的明星，它们或许不被很多人所见，但只要能感受到它们，就会被其吸引，成为痴情的崇拜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这样一颗明星。

60年来，中国科大坚持“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动摇、不跟风、不盲从，在90年代大学产业化的沸腾中，中国科大，如一位隐士，坚持不扩招，成为傲然的独立者。

中国科大的名字是与郭沫若、严济慈、钱三强和贝时璋等大师的名字连在一起。

我起先并不了解老一辈科大人对郭沫若的尊敬，那种尊敬让人感觉似乎他是一位自家的长辈。后来，我感受到这是一个事实。

科大刚成立时，是周总

任韩荣典教授。当一个老师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系主任韩荣典教授时，我顺口就打了声招呼“韩主任好！”。我之所以叫的特别顺口，因为我高中的教导主任也姓韩，韩主任还曾经陪同我到兰州参加物理竞赛，我们较为熟悉。但是韩荣典教授以他惯有的慢语调告诉我：“就叫我韩老师吧，以后我可能还要给你们上课呢。”我们都明白，在社会上称呼对方官衔代表敬意，韩老师给我说的这句话当时让我一愣，印象极其深刻，以至于28年后回忆起来，我还能想起韩老师说这句话时的音容相貌。这是我上科大后科大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是身教的第一课：在科大官衔不是最受看重的身份，看重的身份是老师。

我们大学班主任是唐安渝老师。刚上大学时，

实肯干，矢志创新是你的传统。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指引下，马大猷、贝时璋、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亲自登台授课，及时把最新科技成就和前沿课题传授给学生。科大的学生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钱学森指导的一个本科生小组研制出了具有实用价值的人工降雨火箭，至今仍在沿用。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1970年，你南迁合肥，告别了玉泉路的家。这一去，便是伤筋动骨，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1/2以上。但你和老师同学们是打不倒的，校舍面积不足，科大师生自己兼职烧砖工、泥瓦工，亲手建起了新的教学楼；师资力量不足，你便开设回炉班，创新性地将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岗位的

理和郭沫若提议的。建校初期，科大条件很艰苦。很多同学冬天都没有被子，甚至学习用品都短缺。郭老用自己的稿费为同学们置备生活和学习物品，还和同学们一起包饺子过新年。后来他看到科大没有游泳池，想到学生们要游泳可怎么办，就又自掏腰包为科大建了游泳池。他以个人的名望，邀请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来和同学们交流。

不要小看郭校长给学生们所买的物品，就是这些看上去简单的用品，使很多同学攀登上了科学的高峰，他们有的成了院士，有的成了知名科学家，在各自领域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作出了贡献，还有的远赴欧美日本……但每一次聚首，都会在科大郭沫若的广场，在郭校长的雕塑前留影。

我的一个同学熊持体检时查出来得了甲肝，住在校医院。在熊持住院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印象他的饭都是唐老师亲自送的，他在自己家里做好后送到医院。

博士毕业留校后我自己也当了班主任，是9904。当时有一个同学患了阑尾炎需要手术，也住在校医院。在安排妥一系列手续之后，我就想到该生的吃饭问题，第一反应就是要像唐老师当年那样对待同学。虽然我当时还是单身，自己实际上是不做饭的，吃食堂。但为了该同学的吃饭问题，还是到商场买了电饭锅、保温杯，在他住院期间也给他熬了稀饭送去。这几乎成了自己学做饭的开始。

我前面提及的都是身边的小事，虽然大事也很

300多名1968~1970届毕业生招回学校进修，“回炉班”结业后，他们与学校从各地所招的200余名教师一起充实了学校的教师队伍，使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即便在最为艰苦的时候，你也不放弃创新。1979年你大批选拔青年教师出国进修，1978年你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第一个少年班。1984年你建立了高校第一个大科学工程。“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是那个年代最形象的宣言。80年代，你成为了高等教育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引了大批优秀高中生报考科大，其中不乏各省市高考状元，迎来了建校史上的第二个辉煌。东区图书馆前面那座推动地球的孺子牛雕像，便是你踏实肯干、攀登高峰的写照。

在新的时代召唤下，你以创寰宇学府，育天下

那时候，郭老每学期都要到学校来几趟。郭老平易近人，每次来科大，若在学生用餐，必在学生食堂与同学们一起用餐；与同学们合影，他和大家一样席地而坐……每每想到这些，使我更加怀念郭老。

我们在科大念书时，郭老曾送给我们学校一台电影放映机，出钱为我们学校建了个游泳池，还让我们全校学生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蔡文姬》……想到这些，使我更加怀念郭老。

在中科院机关大楼大厅里，安放着郭沫若铜像，似乎在说，很多人都只是过客，真正能留下影响的只有几个人。

郭沫若，留在了中国科

学的事业上，也留在了科大

人记忆的最深处。

中关村，是1949年中

国科学院刚刚成立时，周恩

多，但不用我赘言。我一直在想，科大在不太长的一甲子历史中起起落落，却能历经劫难而重生，在相对不利的环境中还能达到今天的辉煌地位，一定有他的道理，也一定有他的校园文化做支撑。我个人理解的校园文化，应该就是身边老师和前辈的言传身教，是耳闻目睹中形成的、深入骨髓的习惯和传统，是面对问题时第一时间或者潜意识里想起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或许我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何为科大的校园文化，但我想有应该包括这几点：“关爱学生”、“自由而宽松的学术氛围”、“追求卓越的品质”、“科教报国的担当”、“实干的精神”和“简单的人际关系”。

仅以此小文恭贺母校60华诞！

英才为目标，开始了新的奋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次创业。英才教育是你的特色，在各大高校扩张的历史背景下，你坚持“1860”，小规模招生不动摇，让每个学生都能受到最好的培养；以人为本是你的操守，无论是空调还是暖气，无论是便不可口的饭菜还是面向贫困生的隐形资助，无不体现了你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师们从国外回来，难以忘怀的是你；同学们虽然喜欢黑你，但最引以为豪的还是你。

你在不断进步，努力赶超世界一流，这需要我们的不竭努力。总书记的话句句印在心上，只有勤奋学习，红专并进，才能对得起人民的恩情和祖国的培养。今日我们桃李芬芳，明日便要成为社会的栋梁。今日我们以你为荣，明日请你以我们为傲。

来和郭沫若选定的科研人员居住地，也是中国科学的象征之地。

郭沫若考虑到留学回来的专家们的口味，就聘请西菜名厨于此。如此的领导，可谓是真正的“人性化”了。这里坐落着一家西点店，据说，这里的苹果派享誉国内外。

科大，拥有着数不清的大师，也有着自己的精神，我想，这种精神，是和老校长的“凤凰涅槃”精神所一致的。

任何美的事物，或许都要经历坎坷与不顺，甚至受到宵小的嘲弄，但，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终会在火的洗礼中诞生，那随着新生的宇宙所一起喷涌的，将会是博大的和谐。

我爱你，科大！我爱你，永恒的东风！

## 冬景如画

任随平

冬日是时光流转里刻就的一幅画，镶嵌在大地的巨幅上，于幽静淡然里透射出几分宁谧，几分素美。

冬日闲适。山野闲下来，少缺了生长的繁忙与急切；草木闲下来，少缺了葱郁的葱茏与馥郁。唯有风不紧不慢地走着，像是晃荡在大地上的行者，背负了隐秘的偈语，将寒凉的冬意传递给大地之上的一切物事。村庄兀自静立着，若上了年岁的长者，成熟里逸散着稳健，晨起的时光里，炊烟袅袅娜娜地升起来，绕了屋檐，绕了树木的枝杈，悠悠然，寂寂然，似谁手中的画笔随意地白描了几笔，线条柔弱多姿。青青瓦舍就在这云遮雾罩里，确有了几分烟笼寒水月笼沙的境界。鸟雀们醒过来，站在突兀的枝杈上，甩甩头，啄啄羽毛，脱落的翅羽飘飘悠悠随风而落，打着旋儿，于一份空茫里划出优美的弧。

早起的长者，衔了烟锅，出得门来，转身绕过场院，悠然漫步。崖畔的杏树上未及脱落的三片五片叶子兀自殷红着，亮丽着，这红里，透着秋的熟稔，蘸过水彩一般。老人停住脚步，长久地望着，默然笑了，扶了扶烟锅，转过身，向场院深处走去。鸡群们这时候出得圈来，咯咯咯唤叫着从草垛后绕过来，散开在场院里。场院紧邻崖面的低处，干枯的草茎结了冰晶，风轻拂过，悠悠摇曳着，顽皮的母鸡向着草茎扑过去，猛然啄了一口，那冰晶散碎开来，簌簌顺着墙面落下来，母鸡愣了愣，随后又对着地面啄了啄，无趣地跑开去。

这景致，唯有冬日有，冬日养育的，便是一份份奇趣。

天空阴翳。这种时候总是预示着一场雪的到来。不出所料，不及午饭的炊烟升起，从山峁梁丘翻过来的，便是一场雪的盛宴。起初，雪花星星点点，像是散碎的童话，抑或不小心从天堂出走的圣洁的词语，悠悠扬扬里散落着，不紧不慢，像极了慢性子的庄户人。落着落着，急促起来了，裹挟着风，裹挟着迷迷茫茫的梦幻，从空茫的天空中纷纷扬扬而来。天空，大地，山野，孑然孤立的树木，还有顺着山坡滚动着的羊群，所有的一切汇集似的聚拢而来。隐秘在场院深处的木门，被风雪掀动着，奔走的鸡群在雪地上打着滑，窸窸窣窣，一片哗然。这种时候，唯有出没村巷的人是悠然自得的，似乎在人们的意念之中，雪是大地的福祉，是润泽心灵的灵物，不论怎么落，都是幸福的享受，即便落在眼窝中，钻进脖颈里，那一丝凉意里隐逸的总是一份深情的回味与遐思。

倚桥而立的人，已然成了桥的一部分，雪花斜斜地落过来，在桥面上一层层地积攒着，也一层层地积攒在她悠然的守望里。河道弯曲悠长，她的目光就顺着河道延伸开去，老了的苇丛，挨挨挤挤里团聚着，本就白了头，却又落了雪，静默着，每一株都像头顶了绒球，暖暖的，暖了眼眸，暖了心胸。突兀里，一只小黑狗顺着河道的斜坡溜下来，挤进了苇丛深处，摇得那玲珑球簌簌地落着，及至它钻出苇丛的时候，背脊上的黑早已染上了洁净的白，顺着河道，隐没在目光的尽头。

就这样，在一场雪的弥漫里等待暮色的帷幕围拢而来，不觉间，又是炊烟袅娜一灯如豆了。

回首，冬景如画。

如画的冬景，总在守望的眼眸中馨香着，温暖着，香了夜梦，暖了心胸。

